（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 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日本同 其餘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 郵費在內 票加一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第四百廿五號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 每期刊資洋一元 中縫全幅洋三元六角 另登照算 長期面議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

惠登廣告諸君鑒

本報出版以來已逾三週材料之豐富著作之新穎早為閱者所歡迎是以銷數愈銷愈廣風行海內外幾無遠弗屆現在出數已達萬餘惟廣告定例仍未一加茲因紙價昂貴出張愈多虧蝕愈大若長此以往勢難久持不得已於七月起重訂新例對於向有之長期廣告暫不變更俟待三個月滿自十月起實行增價諒愛我者必共同情也

請吸喜鵲牌香烟　金馬牌香烟

雅人深致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謹啟

時還書局啟事

本局出版之上海六十年來花界史庚編白金牡丹遊瑞士各節係轉錄晶報茲悉晶報具有著作版權禁止轉載應於再版時一律刪去用特登報聲明並誌歉忱此啟

伯庸醫院

美國人工太陽燈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醫院地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書家余覺

上海拋球場各大箋扇店均有潤格代收寫件並寄售所臨各種碑帖　件約期不誤

上海六十年來花界史

出版

全書一厚冊共一百四十餘頁 內分七編 ▲甲編名妓照片七十餘人 四大金剛 歷任總統閣員及近時名妓用銅版精印 ▲乙編花界史上稀罕之規則 ▲丙編名妓傳略 ▲丁編詩詞聯語 遊戲文 ▲戊編花界新聞 末附本年端節後調查表 ▲庚……

定價兩元 特價一元四角 外埠加郵費一角 批發從廉

發行所 四馬路清和坊 三暢中外日夜印務局 法租界東新橋南街民國路口時新書局

小說革命軍存稿

小說革命軍（絕端無政治的關係）是胡寄塵提倡改革文學的小雜誌 內容皆短篇小說 首尾完全 思想既高 筆墨又很好 他是在民國六年二月出版的第二期出版品 當時上海各日報都有提倡改革文學之（新青年）而後這是極端贊揚的評語 後因事中止 人家都以為可惜 現將存書數百冊再拿出來供獻於社會 諸君試去買來看看 方知他有甚價值了 全書二冊 定價實洋二角 又大江集（詩集）一冊 定價實洋二角 上海棋盤街民智書局 又四馬路羣文書局發行

福民醫院

內科 小兒科 耳鼻咽喉科 婦人科 花柳科 外科 皮膚科 眼科 各科均有專門 X光線科 雷錠科

門診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出診 下午三時至六時

救療部佈告

招登廣告

秘製平安藥水

每日三次　每次一杯　一瓶痊愈　每瓶半元

一治霍亂吐瀉　一治小兒多病　一治大寒大熱　一治小兒腹脹　一治痰閉氣急　一治紅白痢疾　一治大便閉塞　一治胸中飽悶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屯鎮老胡開文筆墨莊

生肌白玉膏

一貼即好

上海寶善街正威大藥房發行

萬應消癧丸

發行所 貴州路西弄一八〇號 正威大藥房

進愛醫院

專治男女生殖器隱病

女醫

專治產科婦科 出診 上海南京路 ……

毒門老手　花柳專家

金盛波醫生回生滬

專治白濁 橫痃 魚口 下疳 瘋癱 使毒

花柳全科 包愈斷根

療病室 貴州路逢吉里 金盛波醫生謹啟

十年癆病十日愈

健胃補肺神效水

大包五角 小包二角五分 郵票九折 郵費加一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屯鎮 胡開文筆莊

張世楷秘製　西醫

說明　功效

中國瘰子頸膏藥

發行所　寄售處

真正西藏橄欖

總公司 上海英大馬路……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

鄭福齋堂衍製

新發明

狐臭散

每瓶大洋陸角　每打……

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 永泰棧烟行



治瘡

皮病如疥癬癩疹瘙及蚊虻咬瘡瘍如爛腳花柳下疳痔瘡等採以此膏化毒拔膿且愈後皮膚完好效力迅速患者試之便知也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大洋七角每打大洋七元



兜安氏馳名藥膏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餘錄

（丹翁）

人皆知道說、鹽餘沒了、鹽餘沒了、哈哈、開門七件、豈止這一樣沒餘了呢、柴、餘嗎、常言道『柴頭硬似鐵』、日下阿鹽這樣多、柴那能餘、米、餘嗎、日下米價這樣貴、飯桶又這樣多、米那能餘、油、餘嗎、日下揩油的朋友這樣多、油那能餘、醬、餘嗎、一個大將、像煞坐在風箱裏出來的火爐子上、只管拉風吹火、醬那能餘、醋、餘嗎、日下正鬧着禁娼、嫖客也就可以不必二十一自西時了、醋那能餘、茶、餘嗎、日下鬧人鬧茶話會的這樣多、話就話完、會就會光了、又那能餘呢、其實這七不餘之外、還有個五餘一呢、試問那五件、就是『尿屎屁膿蟲』這五件、本是那七件化成的、所以有聯帶關係、日下歐洲各國、自大戰後、差不多大家捱餓、中國人壽吃好東西、尿屎當然是好肥料、鄉下人誰不搶着、又那能餘、屁呢、被各報館的記者先生在時評上早用得打饑荒了、又那能餘、膿呢、自六零六出風頭、可也就所餘無幾了、不過蟲這一樣、中國雖餘得多、但是人口比全球各國盛、還是餘不下若干、這回又經了許多兵災水災火災風災、大家男男女女、無心去放這樣東西、更窘起來了、所虧的那位山格夫人想出個主意、使得他們大家不準做人、以後大概總可漸漸有餘的希望了、這就叫做五餘一、哈哈、

商務印書館的嫌疑

（星星投稿）

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小說月報第十三卷第九號、開始攻擊他書局所出版之禮拜六、半月、星期、快活、遊戲世界等雜誌、說他是該死是下流、說他做小說的人是窮極無聊、有人說、這是文學家的新舊之爭、依我說、這話太高尚了罷、祇不過是生活問題、換言之卽飯碗問題而已、他說做舊小說的人、窮極無聊、我承認這句話、詢說做新小說的人、都是富翁、都是資本家、只怕他們也未必承認罷、以窮人罵窮人、這其間就生出飯碗問題來了、不過商務印書館現在很有一個嫌疑、他們近來也想出一種週刊、而他所招致的、就是他們雜誌上所罵的『該死』『下流』『窮極無聊』的人、怎麼這班人、一到商務印書館的出版品中、便立刻變好了嗎、商務印書館此刻最大的嫌疑、便是『同行嫉妒』四個字、自己要出同性質的小說週刊、先教人在雜誌中痛罵一頓、這是人人心中應有的一個懷疑、但是因同行嫉妒而見之於出版品中、商務印書館無乃不智、

九思香

（瘦公）

俗謂七月晦日爲地藏王菩薩誕日、吾民咸于是夕、插香枝地上、以祀神、其名曰燒狗矢香、意義殊不可解、且其詞亦鄙褻、不敬之甚也、或曰、狗矢、實九思之譌、九思、張士誠小字也、士誠踞吳時、治尚寬平、頗爲人民所愛戴、及其敗也、士誠以七月晦日死、吳人哀之、且追念其遺澤不已、故每屆是夕、必焚香以祀之、又恐爲朱明所忌、乃託言佞佛以爲解、而其私相告語、則曰九思香云爾、案此說似甚可信、蓋與明亡以後、潰民以思陵殉國之日、焚香致祭、而詭其詞曰太陽生日者、其事如出一轍、爰爲小詩以紀之、

秋風何處哭張王。失敗英雄自可傷。一串紙今堪慰藉。家家猶插九思香。

席棠可作嗎啡針用？

（馬二先生）

有人說、『不論什麼報、若是銷數不好時、便須想法抓一個題目、出特刊『什麼號』、便可興奮一下、彷彿是打嗎啡針一般、所以現今各種小說雜誌、都用這種打嗎啡針的辦法、亂刊什麼什麼號』、我道『若照此說法、席上珍一案、可算是時事新報與新申報的嗎啡針了、且看他們打了嗎啡針後、能不能使興奮起來、』

上海雜誌

（天天）

上海的雜誌越出越多了、上海的雜誌也越出越小了、從前我們看見『禮拜六』、已經覺得面積比普通的雜誌小、而後出的『半月』、比他更小、戲雜誌與『笑』比半月還要小、最後出世的『紫蘭花片』最小、某雜誌的雜談裏說、『但丁的神曲、面積祇有幾英方寸、上面印的字、非用顯微鏡放大便看不見、』意思中好像很羨慕他的小似的、我想將來上海或會有一種『豆腐干式』的雜誌出現呢、

有人說、發行這許多雜誌的書坊老板、都是極會迎合社會心理的、他們發行這許多小雜誌、是證明上海人的眼孔很小、並可以知道上海人愛貪『一隻八開』的小便宜、據辦雜誌有經驗的書坊老板說、封面的好壞與雜誌的銷路大有關係、『禮拜六』自從考究了封面後、銷場比從前激增了許多、所以辦雜誌的第一要注意封面、非用數色版精印不可、至於書的內容好壞、倒是滿不在乎的、唉、這句話如果當眞、倒又配了上海人的脾胃了、因爲上海人大半是講究撐面的、所謂『身上衣衫綢披披、家裏沒有夜飯米、』這種人上海地方實佔多數、歡喜外面光鮮的上海人、當然愛讀外面光鮮的雜誌了、

嘗試答老卿

（翁署）

馬二先生說、晶報篇幅有限、不能古去幾分之幾的地位、專爲我一人說鼓兒詞尋開心、又說、報紙體例、詳今而不必考古、諸位晒、這訓斥的我、設老堂皇、我何能不強顏做上歪詩兩首敬答呢、

地方留得幾分幾。讓我鬧心唱鼓詞。慚愧雖然佔篇幅。讓兄字數佔便宜。

不須考古要今詳。體例公然列報章。古略奈今詳不了。（只好）隨兄且去『告青光』、

鳳男小傳

（七）（好春修上）

予撰鳳男小傳、未及半、而遽言及其死、乃至大雄之若何悲悼、失次甚矣、依行文之程序、予當更遡已未春季、雄鳳兩人蹤迹之離合、蓋是實兩人因緣之所從醞釀而出也、雄自詣鳳妝閣、爲一度謝步以後、卽未復往訪鳳、鳳亦未嘗復來、當是時也、鳳之兩頰及額際、忽生熱瘰數十、前退後起、蝶蝶不絕、大者若龍眼、細者則若瓜子然、某小報譏之、爲晉一綽號曰『八寶飯』、蓋象形也、鳳職是故、足不出戶者匝月、比愈、兩頰瘢痕、成爲酒渦、乃益增其嫵媚、入夏、又以飲食不愼、致患腸熱之症、亦卽傷寒之一種也、熱不退者幾三彖復、雄往視疾、鳳初昏沉不語、數日後、始食薄糜、假母以鹹蘿蔔啖之、雄力止、不聽、爲之太息而已、又況北里習慣、每夕須侑觴歸後、始獲晚餐、餐時多以水沃冷飯、佐以臘炙、殘肴、強爲一飽、故染腸胃疾者、什七八、幸此叢生自田舍、先天較強、乃多蘊疾而不發耳、鳳體素孱弱、病起後、復失營衛、起居食飲、且無所謂調攝、而其體乃益羸、於是清瘦如削、膚色頹槁、無復疇時之容光矣、髮落殆盡、卷細如毛、見者咸以爲醜、故合大雄外、更無召之侑觴、或過其妝閣者、生涯既益蕭瑟、假母嘖有煩言、雄雖竭力維持、終無以饜鵠之欲、鬻又勸鳳轉地療養、故至中秋節後、鳳遂偕十數姊妹、隨讚梁之游、漸行、過雄話別、謂將以歲闌歸滬、時雄方擬在漢設分館、相約會晤於其地、故轉不甚覺別離之苦、蓋皆以爲緣未果盡、自今以後、方將由遠而漸近、由疏而轉親也、鳳既去滬、雄乃綫其消遣之法、海上有影戲園數處、僕其更易戲片、輪流往觀、故每夕所見、皆爲新影、如是者數閱月、亦漸不思鳳矣、歲將暮、倚虹設讌於油頭路弄玉許、招雄、雄自爲鳳則、不涉花叢者久、故應意虹所恭請、爲小老爺高齊雲諸伎、未閒有弄玉其人者、倚虹稱之、雄異之、及往、乃知卽高齊雲、新自漢皋返滬者也、久別重逢、談笑競作、方興高采烈之頃、忽有人笑呼雄、雄回顧、則鳳也、雄大驚異、詢以漢游之顛末、則與鳳俱往者、卽爲高齊雲姊妹、居三月、生涯落寞、不可以久留、故遂復相率回滬、

說轍

（小隱自北京寄）

轍、俗語也、讀如折、方音也、謂俗爲轍、俗語、嘗以訓釋、其說甚當、以訓詁爲比附、陳義過高、不免附會、強分爲二、實乃大謬、然亦無足深怪、蓋不解都下方音、轍折相去固甚遠也、轍之音雖爲折、而義則仍作車轍解、京諺『不合轍』、猶言出乎軌道之外、又『找轍』、卽找台階之謂、俗人以轍代韻、藉道爲聲、於義未爲不通、若俗界之所謂通大路、猶言學甚皆通、到處可行、周範極廣、若限於轍之兼攬、所解之義、未免狹矣、

嚴答丹翁

（林屋）

凡曲、一宮爲一折、（西廂寺警、以兩宮爲一折、變例也、）（按寺警旣已換宮、本可分爲二折、其未分者、合全本十六折、成偶數也、）一韻爲一轍、（若就平韻言之、若發華轍之間雜入聲者、亦變例也、）凡墳散序一曲者、文言曰一闋、俗語曰一隻、恐仿紅樓夢曲、自註若干曲、曰若干折者、寫開字篆文、寫隻字嫌俗、折與隻音近、隨手作折、實別字、非有本也、若云折之義爲斷也、成一宮者、固當一斷、成一曲者、亦當一斷、字義則是、詞例則非、執此以辯、近於強詞奪理矣、敢承折隻之誤、惟先生敎之、

答竹將軍問

（寒雲）

寒雲曰、竹戰通例、每副牌、於末尾應留七墩爲封墩、如有開槓、每一槓、加留一墩、或一張、在封墩中之牌、萬無再取之理、每底一張牌、卽是最終之牌、如得此牌而開槓、則封墩外、旣無餘牌可加、而封墩中、更無應補之牌、是此牌決無開槓之餘地、可斷言也、況槓上之牌、已在此副屏除之外、更何開花之有哉、按例、此副牌、應爲和局、在彼取得海底牌、欲開槓之時、他三家、卽應以無餘牌可補、阻其開槓、彼卽無從藉口矣、

□原問　牌祇剩末尾一張、一人摸去、恰好開槓、槓上開花、可和、其他三家不認、謂海底撈月之牌、可和則和、不和則已、無再開槓之理、究竟如何、敢問、（竹將軍稿）

吉慶 吉慶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嗜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奇貨可居

孔、兆也、左非增）一長轉豎甚、實有限於位置、減一く也、缶也、因定名曰『貨錢』、銅質爲水銀所蝕、幾成石炭、間發紅綠、堅不可別、好樣鄙、積至厚之水銀、作物鑿、形狀極類莽布、或所自出、此布不見各譜、眞孤品也、居爲奇貨、豈不宜哉、（丹翁）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一二八）（涵秋）

第四回　明大義賢女茹冰霜　洽隱衷書生弄風月

馬裕忙住了口、說道、是是是、想必這瘟強盜和大人有親呢、大人才這樣衛護着他、……一句話說得露蘭也笑起來、忙道、還有一件事、你可曾打聽得清楚沒有、……馬裕垂手說道、請大人的示、……露蘭笑道、但不知這葛小姐可和那顧少爺結婚不曾、……馬裕笑道、小的早就慮到這一層了、怎麼肯不細細打聽呢、據葛貴說、依小姐的意思、情願和顧少爺結婚、祇如葛太太不肯答應、因爲顧少爺境況太窘、不願意將這最愛的小姐、嫁過去受罪、然而當這文明時代、男女都有自由的權柄、外面誰不曾實行結婚、怕背地裏總免不掉那些鬼鬼祟祟的勾當、然而這也不過是外人的揣測、至有沒有這事、小的却不敢亂說、……馬裕說完了這話、筆直的站着、身子動都不動、再看看露蘭、却一言不發、好像在那裏籌劃甚麼主意、良久良久、方才抬起頭來、向馬裕說道、你這斷心思很細、我便將這事的全權都交代給你、限你儘這兩三天當中、替我去打聽這顧公館裏最大的債戶是誰、打聽出來、你便將那債戶帶到我公館裏來、我自然另有辦法、馬裕又連連答應了幾聲是、見露蘭再沒有話分付、這才將自己身子、一步一步的退出室外、然後一溜烟跑了、果然不曾隔了幾日、馬裕帶了兩人進來、他先走到裏邊、稟明了露蘭、說前日蒙大人委伤小的去喚顧公館的債主、如今已被小的尋出兩個人來、

說娘字說到母字

（毛瑟槍寄稿）

時事新報上的關斧、和晶報上的大刀、爲着一個娘字、打了一架、結果是大刀理強、用不着毛瑟槍再來多事、不過毛瑟槍也喜歡勸而不喜歡靜、有所感觸、不得不發、毛瑟槍的意見、以爲娘字固然不能作母字解、便是『母字自身』也有時不作『母字自身』解、譬如『母校』『言論爲事實之母』、不是習學鉅子常說的話麼、難道這兩個母字、都是生身之母麼、而且『言論爲事實之母』一句話更有趣、晶報和時事新報、都是言論機關、莫非都要養大胖兒子麼、這種淺近道理、爲何竟不明白、我倒要問問張東蓀先生、

邵宅堂會中之三齣戲

（小隱自北京寄）

日前五老胡同邵宅、做壽演劇、集都下名伶、頗極一時之盛、如余叔岩之戰太平、楊小樓之盜御馬、王瑤卿之樊江關、梅蘭芳之千金一笑、皆今日所謂好戲者也、然在不佞則視爲平淡無奇、且以時晏、均未及觀、茲將是日所認爲滿意之三齣戲、記之如下、

王鳳卿王琴儂之武昭關　此戲身段至繁、且唱作相間、一手一勢、皆有一定規則、極爲吃力、且不易工、昔孫菊仙、亦常演之、規律全非、殊涉謬妄、當以李順亭劉春喜輩、爲最佳矣、鳳卿演此、猶係幼年所學、具見有根底、雖不足媲美李劉、然循規蹈矩、尚當得平正無疵四字、以較文昭關、實覺高善於彼、苟非堂會、殊不易見也、琴儂嗓音甚枯、已漸退化矣、

田桂鳳之下河南　桂鳳演戲一生、毫無積蓄、近年情景、極爲潦倒、是日因與主人有故、前往稱祝、遂亦登台一試、所演爲下河南、原係生平拿手之作、二十餘年前、固常以是戲在譚鑫培黃月山戲碼後、爲壓座戲、可以想見當年盛況矣、今年近六十、尚饒風韻、身段、姿勢、說白、神情、殊非後生小子、所能及其萬一、惟久不登台、頗見生疏、復鑒於今之大名鼎鼎角色、且不工蹻、遂亦趨簡便之途、殊覺美中不足耳、

崔靈芝一千紅之蝴蝶盃　郭寶臣旣歸故里、薛固久、楊娃子、十三紅、又相繼逝世、則一千紅在梆子老生中、亦屬鳳毛麟角矣、崔靈芝、年逾五旬、而技藝猶復不減當年、所謂名下無虛、此戲在今日、亦絕無僅有也、

請教丹翁

（小隱）

第四百二十號本報、丹翁有剪邊一文、標題自書似隸類篆之剪邊兩字、剪字下半截作力形、按剪字是否應從前從刀、又篆隸中之刀字寫法是否作力形、與力字有何分別、剪字是否亦可從力、皆請丹翁有以敎之、

復黃青華女士

（馬二先生）

凡是小說、都不能因其所敘述與社會上某件事實相似、便硬指其所描述者必卽爲某件事實、（歷史小說是例外）因爲社會上的事實、是人心構成的、而小說的情節、也是人心構成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常有不謀而合之時、萬不能遽指某小說之所描寫、必爲社會上之某件事實、不佞讀女士『馬二的小小說罵不的是誰』一文、似女士非能善讀小說者、故疑及不佞在晶報所作之小小說也、不佞明明是說一個拆白黨、而湯節之非拆白黨、（其人格如何又一問題）則上海社會所共知也、拆白黨既非湯矣、其所哭之情人又安從而指爲席女士乎、湯席既皆烏有、則情人也夫也、妻也、一切皆不成問題矣、

承引拙稿勿失刻輕薄之言相規、極感佩、但不佞既未嘗自犯、則不佞的嘴巴似無勞女士代打之必要、奉勸女士以後讀小說時、當知小說皆是空中樓閣、寓言八九、理論或有所指、事實在所必無、若必一一求其人與事以實之、未免穿鑿附會、枉耗腦力矣、賈寶玉與左維明、世上究曷嘗有其人乎、

再生

（一）（袁唐吉君）

王小弟是個販賣瓜子的苦人、住在離平湖十二里路之乍浦鎭、隔帝廟、家貧、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姊妹妻子、天天販賣瓜子養活、每天除吃飯之外、也不做衣服、他不……多下來的錢、悉數做好事、他每逢還愛到廟裏燒香一次、每買香不好、賺不着錢、就到買瓜子主顧人家、或化一對蠟燭、或化一股香、或化幾文錢、乍浦人、都知道他是個好人、故此都願意給他、王小弟化了錢來、自己一文也不費掉、專做完功德、都散給寒苦的人、民國元年、他無病死了、乍浦人士、都很驚惜、民國三年、有兩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到關帝廟燒香、燒完了香、和尙讓到裏面吃茶、問他二人道、二位不是本地人罷、

訪琴記勘誤

（林屋）

余作訪琴記、年月有參錯處、如元年琴娘演劇滬上、爲第三次、余誤作第一次、至於琴娘曰言二十七歲、余如其言記之、又有友謂其實三十一歲、余戲擬堂額、卽註曰壬辰、特借友言以爲滑稽、若實考年歲、似當以其人自言爲定、友人所言、安知卽確、此不必辨證者也、史記列傳、參互不同、漢書編年、前後各異、況小記乎、蓬心君之正言教誨、吾實佩之深、雪緣子之化名譏彈、吾亦窺其隱矣、

□陵勘記　前期『鳳男小傳』第二列第十五行、伉儷之『儷』字、誤植儷、第四列第十六行、六街鐙火之『火』字、誤植光、『……梁』小樂府第十四行夾注中、湘議員彭熙治句、脫去一『治』字、『娘字之音釋』篇第四行、脫去一『以』字、古代女子之以娘爲號者句、脫去一『以』字、倂爲校正於此、

一年有半

（第二編）（一六〇）（天笑戲述）

濟時道、有什麼事商量、這只怕不是好商量罷、靜美道、周開詩當時便說小姪荒唐、在上海很拉了些虧空、本來想到老伯府上、告一個罪、把這個虧空彌補起來、卻是不敢造次、後來和老四商量、老四從前也一向蒙老伯照拂、他說陳大人是肯周濟人的、從前我不和他商量卽已、一和他商量、總沒有不答應的、你有什麼事、儘管去求求陳大人就是了、我當時本想叫老四到府上來懇求、但是覺得過於冒昧、現在難得老伯光降小姪的妝閣、不勝歡迎之至、懇求老伯的這件事、我們就可以在此地解決了、這時陳老頭子口中只是唯唯的答應、却是坐也不好、立也不好、又擱作房裏、不放他出門、陳老頭子問要借多少錢、他說要一萬、後來做好做歹、用軟功用硬功、說了半天、並且還不肯判定、爰便不放你出門、陳老頭子急得無法、後來答應了五千塊錢、寫了一張借券、說定立刻付錢、然後放他出門、這件事情、本來人家不知道的、那陳大人的有兩位老朋友說出來、我纔知道、叔禮道、他們捉弄這老頭子、不怕鬧出事嗎、濟時道、這老頭子、也有自取之咎、他見了漂亮些的倌人、總是色迷迷的說句話、這還要尋動氣、和一般小白臉鬧醋勁兒、這又何苦呢、叔禮道、濟時、而且還要他們打、你是和陳老頭子吃過醋的、濟時道、胡說、我又不是一個小白臉、靜美道、倒不是小白臉不小白臉、一個堂子裏、總有幾戶客人、他的意思、最好他來了、人家都讓他、小白臉果然他不願意、便是大黑臉他也依然不舒服、說得大家都笑了、靜美道、大少、你明天的請客票都發出去了、就是有位姓林的、說動身到北京去了、伯濤道、其除的通統都送到了嗎、靜美道、都送到了、明天請你早些過來、伯濤點點頭、這時已經有十二點鐘了、大家便從靜美那裏出來、到了明天、伯濤在靜美家請客、也有好多是銀行界的人、無非是打牌吃酒、胡鬧一陣、在鬧到夜間二點多鐘、方始回旅館、又過了一天、就是他們夫婦二人到蘇州去觀潮的那一天了、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